

古

中国文学百科全书系列

古代小说

百科大辞典

小

说

代

学苑出版社



◆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总主编 王洪

GUandai XIAOSHUO BAIKE DACIDIAN  
古代小说  
百科大辞典

主编 白维国 朱世滋

学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 白维国, 朱世滋主编. — 1 版 (修订版).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7.8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ISBN 7-5077-0381-9

I. 古… II. ①白… ②朱… III. 古典小说 - 中国 - 词典 IV. I207.4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661 号

###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修订版)

主 编: 白维国 朱世滋

责任编辑: 甄国宪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40.5 印张

1997 年 8 月北京修订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1500

定价: 88.00 元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总主编：王 洪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主 编：白维国 朱世滋

分部主编：

作 家：刘国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作 品：王景琳（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孟昭连（南开大学讲师）

竺 青（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

国内研究：王枝忠（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海外研究：王丽娜（北京图书馆副研究员）

小说美学：张 健（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小说知识：王宜庭（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

情节欣赏：董文成（辽宁大学副教授）

彭其韵（沈阳师范学院讲师）

人物形象：周季平（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讲师）

语言文化：白维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副研究员）

##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

编 委：王 洪 白维国 朱世滋 徐建军 张光勤  
曾 胡 孟 光 刘小灿 冷 溶 杨慧林

### 领衔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 马成生（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田大畏（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卢兴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宁宗一（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  
朱一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维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李汉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长、教授）  
李永枯（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李明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李 蹇（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欧阳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国光（湖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所长、教授）  
胡文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袁世硕（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蔡义江（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淑杰	王中玉	王 东	王丽娜	王枝忠	王宜庭
王金地	王 洪	王 绚	王 祥	王晓平	王彬彬
王景琳	王 源	韦海英	毛桃青	尹慧敏	邓 伟
邓德萱	宁宗一	文 骁	石昌渝	叶明珍	田桂民
白岚玲	白维国	宁稼雨	朴时春	朱天禧	朱世滋
乔 健	毕宝魁	孙乃修	刘应奎	刘国辉	刘彦萍
刘 敏	刘维治	并 生	李玉珠	李 平	李海芳
李瑞山	杨士毅	杨云鹏	杨合林	杨 宣	何欣若
邱崇丙	陆 源	陈允锋	陈君保	陈国军	陈桂声
张君平	张国庆	张家鹏	张 健	闵玉华	宋 戈
国先锋	易丽君	竺 青	周发祥	周季平	孟昭臣
孟昭连	弥 湘	郑永晓	赵 艺	赵永纪	赵佩瑜
赵洁敏	赵鑫虎	段炳昌	唐子奕	施学珍	敖 堃
徐 甸	钱林森	高 岳	郭庆云	曹宝萍	黄澄培
阎中雄	梁 燕	彭其韵	彭黎明	韩宝光	韩敬群
董文成	喻学才	程体英	管士光	翟江宏	魏全胜

## 凡 例

1. 本书是《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中的一部。
2. 本书以中国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分为10个分部，按作家作品类、研究类、知识类、赏析类、语言文化类依次排列。
3. 词条排列方式如下：作家、作品、人物、情节按时代先后排列；研究、美学、知识、语言、文化按相关内容分类排列。
4. 海外研究包括台湾、香港地区。
5. 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分部所列研究家或研究者，只是从我们所知提供一些研究人员的基本情况，供同行交流。或有阙失，实属闻见所限，并无人为的取舍与评价在内。
6. 各分部之间如有交叉出现的词条，一般分列。例如“郭璞”在“作家”和“小说美学”中分别出现，释义各有侧重。
7. 每条先标条目，次释义，次引例。有引例的条目引例注明出处。出处包括书名和例句所在的回数（或卷数）。
8. 本书使用现在通行的简化汉字。
9. 词条后一般不署撰稿人姓名；需要署名的，凡连写若干条目者，只在最后一条署名。
10. 书后附有笔画索引。

# 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

## 总 序

王 洪

中国文学，是一条浩瀚无涯的长河、一座恢弘瑰奇的艺术宝殿、一个令人神往错愕的宇宙。

千百年来，这个神秘的世界吸引着无数骚人墨客沿波讨源、显幽烛微，却又无人能穷尽其源——一部部提要钩玄的辞书问世，却还有着更多、更好的作品在酝酿、萌生；正如中国文学自身所具有的魅力一样，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探讨也具有永恒的价值。

尽管每一部辞书的诞生，都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了一步，但仍不可避免地带着历史的局限。就今天我们所在的历史点上而言，对于这种局限可否这样认识：传统的文学工具书，大多囿于作家、作品及一般文学知识的介绍，然而，文学是在人类语言、历史、文化的具体氛围中产生的，是人类语言、历史、文化等与文学内在规律结合的晶体，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学科。如果研究文学的工具书只含有文学自身的内容，就势必不能立体地、全面地反映出文学的原貌，自然也就不能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我想，今天已经到了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的时代，到了各学科学者之间可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时代。这样，搞一套多角度、跨学科、全方位地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型工具书，反映出古今中外研究中国文学各方面的成果，就成为我们编纂这套《中国文学百科辞典系列》的宗旨与理想。

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迄今为止，已有：《古诗百科大辞



典》(先秦至隋诗)、《唐诗百科大辞典》(以上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元曲百科大辞典》、《古代散文百科大辞典》、《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以上学苑出版社出版)、《宋诗百科大辞典》、《元明清诗百科大辞典》(以上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八部辞典在编纂或排版之中。中国文学的其他部分,也拟在近期补齐。

此套系列辞典囊括中国文学中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诸体裁,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民俗、艺术、文学等诸多学科,试图“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角度出发”,将中国文学“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傅璇琮《唐诗百科大辞典·序》)加以考察、研究。

系列中的每部辞典之间,具有大致相似的框架而又根据各自的特点加以调整。譬如,同为诗歌体裁,唐诗卷中的“文化”分部,在唐宋词卷中分为“音乐”、“民俗”、“宗教”三个分部;古代散文卷将“语词”分为“尺牍用语”、“描写用语”、“古文虚词”三个分部,此外增设“古文写作”分部,意在对今人之写作有所裨益;古代小说卷则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设“方言俗语、市语行话、饮食服饰、民情风俗、占卜星相、酒令游戏”等栏目,又增设“人物形象”、“情节欣赏”等分部,这是由小说的特质所决定的。其余元曲诸卷亦然。

由于此套辞书具有跨学科、跨时代、跨体裁的特点,我们分别邀请了海内外在该学科、该体裁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学者为顾问和领衔撰稿人,各分部均设置分部主编(主要由学有专长的中年学者担任)。迄今为止,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文学所、历史所、宗教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河北、宁夏、江西、天津等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大、北京师院、中国新闻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师大、陕西师大、上海师大、南京师大、浙江师大、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等几十个科研、教学、出版部门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编撰工作。海外如日本、美国、加拿大、苏联以

及台港的一些学者也为这套辞书撰写了一些宝贵的词条、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在此，谨向参与这项工程的海内外诸位先生和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唐圭璋、王利器、吴晓玲、傅璇琮、郭预衡等先生分别为各部辞典撰写了精采的序言，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正如人们站在宏伟的殿堂之前常感到自身的渺小一样，当我们以近乎宗教的虔诚将这套凝结着数百名学者心血的辞书奉献给学界与读者之时，我们颇感自己学识的浅薄。尤其是我本人，忝为总编，深感惶愧。如果说，这套辞书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其功在老前辈的鼓励、支持和指导，功在几十位分部主编的无私奉献，功在几百位学者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全套书约十部而逾一千五百万字，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全套书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在装帧形式上，实难统一；而每部辞书内部，由于各分部特点有异，有时也只能保持分部内的统一。这些都是遗憾之处。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惟岁暮。爆竹声里，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愿这套系列辞书能对人类的文化事业有所裨益，但愿她能得到您的喜爱。

初稿于一九八九年岁暮  
修定于一九九〇年早春

## 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

## 序

王利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家自《伊尹说》至《百家》，共为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三篇。总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小说家者流乃有一千三百八十篇，居然已为九流十家之小半矣。此虽“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而班固引孔子之言断之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夫孔子固“不语怪力乱神”者也，而其言如是，则小说家言之为群众喜闻乐见尚矣。张衡《西京赋》曰：‘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后汉书·蔡邕传》：‘初，帝（灵帝）好学（《通鉴》卷五十七作“文学”），……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憇陈方俗间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邕上《封事》曰：“……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由班固、蔡邕之言观之，则小说一家，乃以街谈巷语，同列秘书，其作者之鼎沸，读者之风靡，固已由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矣。爰自秦汉，以迨六朝，作者风起云涌，不可计极。《玉海》卷五十七载：‘《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兴国六年，诏令镂板，镂成，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所急，改墨板藏太清楼。’夫《太平广记》所存宋以前小说家言，虑不过十之二三，而镂成之初，即遭禁锢，遂致先唐小说家言书阙有间矣。宋元以后，通俗小说异军突起，其波澜之壮阔，影响之深远，即当时之士大夫亦莫不为之刮目相看。

《东坡志林》卷六载：‘王彭尝言：“途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輒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其言“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者，不以正史而以古话为准绳。寻《辍耕录》卷二十四载：‘霍治书云：“紫阳杨焕然先生读《通鉴论》，至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澹驻三巴，汉烬将燃罗妇髻，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由是可见途巷小儿对于历史之态度，乃与宋元间士大夫初无二致，其所以具有如是之正义感，有不从小说中得来者乎？故自小说崛起以后，虽屡遭禁毁，乃愈禁毁而愈昌盛，试一翻阅文言及通俗小说书目，则上下古今，包罗万有，诚洋洋乎大观矣。余尝游观山东之《水浒》传说遗迹也，至阳谷县狮子楼，遵主管人之命，为撰楹联曰：‘俗语流为丹青，人心自有皂白。’盖以《水浒》故事既为人民喜闻乐见，即不必详究其几分真，几分假也。继至景阳冈，见武松打虎塑像，殊不履人意，乃问村中老乡：‘此像起自何时？’则告以‘先有《水浒传》，后有景阳冈’。不意其言竟与余题狮子楼楹联相合，不谓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乎！夫岂可以其为齐东野语而忽之也！

近年有关古典小说之专著与辞书，纷纷问世；为评论者有之，为考辨者有之，赏析其精华者有之，考释其词语者有之，成果斐然，有目共睹。唯余以为尚应有一完整地反映中国古典小说全貌之作。何谓反映全貌？我初步认为至少有四端：一，古典小说作品解题，撮其要而钩其玄，繁简得当地介绍给读者。二，对于海内外学人研究成果，客观地加以评介。三，阐述古典小说所描写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广阔社会生活，以及深厚的文化背景。四，作为古典小说载体之语言，应就其时代、地方之不同而观其会通。综合上面所列四个方面，我以为就可以反映古典小说的完整面貌了。

近者，白君维国举似其与一些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之《古代小

说百科大辞典》，嘱余为之序，煌煌巨著，为之神王。是书设置之作家、作品、文学人物、情节欣赏等分部，颇满足我第一要求；小说美学、国内研究、国外研究等分部，颇满足我第二要求；而小说知识和语言文化分部，颇满足我提出的后二项要求；亦庶几可以满足广大读者之要求矣。余以先得披阅是书，乐其有成，爰振笔而为之序。

晓传老人识于争朝夕斋

一九九〇年四月一日

# 中国古代小说学论纲

## (代前言)

宁宗一

### 小 引

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有趣而又微妙的问题：在遥远的古代，东西方还没有发生如今日之文化交流，但却在远隔千里之间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系列文艺形态，后来又不约而同地创造了叙事文学的小说和戏剧。这是什么原因呢？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曾经作过颇为精彩的宏观回答，他说：“人类的经验差不多都是采取类似的路径而进行的，在相同的情况中，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人类精神的活动原则也都是相同的。”看来，需求乃是创造之母。因为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总得为满足这些需求而采取同一生产方式，这就是人类早期出现相似的文艺现象的最终根源。文艺之神毫无偏袒地翱翔于各个文明发祥地，正是凭着这种共同的需求。

然而中国文艺发展和小说的勃兴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演进轨迹。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分正宗的文学和邪宗的文学。“文以载道”，所以散文的地位最为尊贵。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就是对散文而发的。“诗言志”。诗抒发个人心中的情志，地位亦极显要，虽不能经天纬地，但也有“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的功效，所以也属于正宗。而小说，总是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苍莠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鲁迅感慨系之地说：“小说和戏剧，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正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多重原因，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长河中，小说

艺术的发展、成熟略晚于诗文。从唐传奇的“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至宋元话本，小说才迅疾普及开来，而至明清乃蔚为大国，诞生了可以彪炳于世的伟大小说家和伟大的小说作品。这里用得着巴尔扎克在《论历史小说兼及〈弗拉戈莱塔〉》中的一句话：“文学就象所代表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同年龄，沸腾的童年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巴尔扎克论文学》第255页）在中国，作为一种文类的小说艺术虽然晚出，可是如果和欧洲文学史上的小说相比，则又是早产儿。在欧洲文学史上，十三世纪的卜伽丘的《十日谈》是划时代之作，开始了小说的新纪元，而同样作为市民文艺式样的“宋元话本”则早于《十日谈》两个半世纪，而在卜伽丘的同时或稍前一些，在我国则已经产生了两部辉煌的小说巨作：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但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中国的小说艺术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也有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这是应该认真研究和探索的。

##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衍化的宏观轨迹

小说观是小说家对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总体看法。包括小说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对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所恪守的艺术方法、原则等等许多复杂内容。小说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小说家和读者美学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在艺术创作中无所不在，渗透在作品的思想、形式、风格之中，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小说观，有贡献的小说家们的各种小说观之间存在着沿革关系。

对于中国小说概念的认同和观念的衍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从概念上看，中国“小说”一词的含义又有古今之别（西方亦复如此）。现代汉语中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一词的继

承，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不尽相同，现代小说是用来说明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一种文类，并且用“小说”这个词来翻译西方的“罗曼”(romance)或者“小说”(noreal)。而小说概念在中国古代，在相当长时期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早先的所谓小说，实际上是目录学上的一个名词，根本不是文艺学上的词义。它和文学上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相同。作为“小说”这一单词出现，最早见于公元前三百六十年至公元前二百八十年间哲学家、文学家庄子的著作中。庄子在他的《外物篇》中，在谈到任公子钓鱼的故事，以小鱼竿不能钓大鱼来比喻小才能得到大道时提到“小说”二字。他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谓“小说”不过是无关道术的琐屑言谈，根本不是一种文学样式。

至汉代，评论“小说”的记载主要有两则：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当时人们尽管认识到小说有“可观”、“可采”之处，对“治身理家”有一定帮助，但大多加以鄙夷，认为小说是“小知”所谈，“稗官”所采，形式是“丛残小语”的“短书”，内容则是有别于“大达”的“小道”。总之，它的特点是“小”，堂堂君子所“弗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这种小说观，长期影响着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小说于魏晋六朝时期盛行“志怪”，以内容的神异炫人，唐兴“传奇”，从叙录鬼怪转到描绘人事，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而故事离合无常，情意反复，在婉转中仍然有许多生发，立足于“奇”。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词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是在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8篇）小说艺术开始进入了自觉创作的新阶段。当时进步的传奇作家和评论家还突破了小说是“小道”的



传统观念，认识到小说“有益于世”（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记》）从而促使文人自觉地创作小说，用来劝戒或“旌美”，以发挥小说的社会教化的功能。唐传奇的作者改变了小说“合丛残小语”和“粗陈梗概”的初级形式，有意识地“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性。唐代传奇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脱离了童年而走向成熟，但仍不为正统文人所承认。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严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言下之意传奇仍是“小道”，还不能进入正宗的文学之林。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平凡而富有生气的市民进入小说界，小说王国的版图便从根本上改观了，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使世界地图必须重新绘制一样。作为市民文艺的宋元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独树一帜，自成一个新阶段。它的兴起是中国小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向生活突进的一大解放；同时又是中国小说文学走向群众，走向艺术高峰的一道桥梁，它为中国小说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使小说在文坛上争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集中反映小说观念加强和争取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求的是宋末罗烨的《醉翁谈录》。罗烨第一个突破了封建阶级的偏见，对通俗小说家的地位、广博学识和艺术修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小说开辟”中宣告：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瑤瑩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倖、底倖，还须《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摸按师表规模，靠教演令看官清耳。

这段文字一开头就对传统小说观念给予了驳辨，指出小说家绝